

北地沧凉

荆洛晓◎著

冉闵传



团结出版社

荆泽晓◎著

北地沧凉

丹青大传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冉闵大传·北地沧凉 / 荆泽晓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1.8

ISBN 978-7-5126-0632-6

I. ①冉… II. ①荆… III. ①冉闵 (322? ~ 352) —
传记 IV. ①K827=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5980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团结出版社)

网 址: [http:// www.tjpress.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: 170 × 240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1年10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0632-6/K.701

定 价: 30.00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 录

第一回	不平问长刀 杈柄系甲士 / 001
第二回	破敌无说意 臃腥惹心裂 / 017
第三回	伤子非虎毒 训徒全师严 / 032
第四回	于喋血局看黑白 从坐隐处说纵横 / 054
第五回	木棉凋零血为蕾 刀丛凛冽节作旗 / 072
第六回	谋深隙渐生 除害局已成 / 089
第七回	死而不僵深埋祸 禁止令行方生威 / 111
第八回	蜀汉能持唯谨慎 细柳可倚因禁明 / 129
第九回	蚁附不成蚁皆溃 虎贲难押虎竞威 / 146
第十回	苏武难免牧胡羊 关羽亦有捉放曹 / 164

第十一回	避乱何处是桃源 怜子如何不丈夫 / 180
第十二回	皇英不容共湘竹 昆仲相煎病豆箕 / 195
第十三回	为忌逼伐晋 被泪忍吞炭 / 209
第十四回	抽薪星火散 高呼还复来 / 227
第十五回	去留终须断 华夷不相存 / 245
	后 记 / 262

第一回 不平问长刀 权柄系甲士

秋深，枝头的残枫，全被抽干了血肉。被风一扫，纷纷地散落。落在地上弓着血色残躯南望……一摊新鲜的牛粪，吞噬了这些枯叶，连同彼等的不甘。老迈的树在风里零乱，已再没有遮云的冠盖，连那本来粗壮的主干，也在雷火里断了半截，孤零零的几条断枝颤动着，如箕张着的手，在濒危中，妄想扯回光荣的往昔。

但岁月终不能回头，晋元帝司马炎建立大晋的泰始元年，已经过去了许久，许久……西晋已是往事，衣冠南渡，胡人纵横于中原，掠杀百姓为乐……时间的脚步，已走到了建武七年——或者依这定都襄国的石家王朝后赵纪年来计算，建平三年的光阴，也已渐渐去到尾声，将是新桃换旧符的时候了。

石勒虽是胡人，却颇也有几分雄略，这襄国左近，此时多少也泛起

了星点年关的氛围。从灭亡汉赵之后，已好几年没有战火了。尽管这胡人的国里，汉人被百般欺凌是常事，但于这人命贱如狗的年代，没有谁想去抗争什么，那位被无数汉人视为最后希望的英雄祖逖，也已逝去近十年。人活得长一些，便会知道，能如那棵老树一般苟且活着，已是莫大的幸福。

除了少年，还没有学会世故的少年才会不平，才会不甘。

便在襄国城门外的这棵老树下，十来个少年死死地扯住那不平的同伴，喊叫着：“棘奴，且住！且住！不若我等归家，各自去寻大人出头……”被唤做棘奴的少年，扭动着比同伴略为高大的身躯，甩脱了他们的手。

棘奴捏着牛角刀柄的手指关节发白，他咬着牙摇了摇头。树下的少年看着同伴决绝的神色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过了半晌，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：“我、我得去给我爹买酒……”没有人接他的话茬，他便讪讪地干笑了几声，挪动着脚步，慢慢地远离了。棘奴冷笑了一声，却也不说话，只是握着手中那柄短刀。

随着第一个少年的离去，各样高明或不高明的藉口便决了堤。不到片刻，便只余下三人。棘奴将腰间玉佩扯了下来，扔给其中一个少年。那少年看也不是第一回接这玉佩，却也不慌张，笑嘻嘻行了一礼道：“炜便去寻太尉为我等张目！”便自去寻那太尉中山王石虎。

余下那少年犹豫了片刻，须知棘奴是中山王养孙，但他这次持刀而去，却是要找中山王儿子的麻烦！他踢飞了脚边的一颗小石头，抬头望着棘奴问道：“这可不是平日里的打抱不平，却是要去寻齐王的麻烦。”

棘奴点了点头。石邃的手下掠走了一名民女，若是被别人掳去，为奴为仆都好，棘奴怕也不一定出这个头，乱世之中，有多大的力量做多大的事。但齐王不同，也许慢了半刻，那伙伴的头颅已被斩下洗了血

污，置在银盘之上供人观赏，怕也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。^[1]

“搞不好会死的，就算中山王来的，那是他亲生儿子，恐怕我们也脱不了一个死字，你知道吗？”齐王就是赵国皇帝石勒的亲孙子，被封为崔州刺史的石邃。沉默的棘奴这次连头也不点，握着那短刀，独自在风中向前去。那少年苦笑着道：“好吧，棘奴你不惜身，我王郁岂又怕死么？”说着拔刀而出，紧随而去。

烈风里两个少年的衣袍被吹得猎猎作响，他们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踏下，都是决绝。沿街路人所见者纷纷避让，寻常的纨绔子弟是被棘奴打得怕了；草根百姓却知道棘奴不知又要去为谁打抱不平，哪愿去拦他路？若非是他，这两三年间，不分胡汉，怕有十数人无缘无故因权贵取乐而赴了黄泉。

走了数百步，却又有两名少年在路旁人群里挤了出来，持着利斧跟了上去，与那王郁并肩而行，边上有百姓压低了嗓门赞道：“好，公子闵是英雄，王郁是好汉不待说，这张温、柳茂也是好样的！”

方自走近齐王府，便有几个羯胡将领的子弟闻讯而来，领着各自家奴把棘奴四人挡了下来。打头那个羯胡子弟左眼还泛着青肿，却是前些日子虐弄贫民时，被棘奴遇见，留给他的教训。

若是平日，这几个羯胡少年自然是避开这位煞星，有多远便跑多远的。但今天几人凑在一起，无端壮了几分胆气，又听闻这对头是要去寻那齐王的不是，料定太尉石虎再怎么喜欢棘奴这个养孙，也不及齐王是太尉之子来得亲近吧？

“兀那貉子^[2]！”左眼还带青肿的羯胡子弟戟指着棘奴怒骂着，

[1] 《晋书·卷一百六·载记第六·石季龙上》：“邃自总百揆之后……妆饰宫人美淑者，斩首洗血，置于盘上，传共视之”——虽有载，然此时为其总百揆之前，故加“也许”两字。

[2] 北人对南人的骂语。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惑溺》：“孙秀降晋，晋武帝厚存宠之，妻以姨妹蒯氏，室家甚笃。妻尝妒，乃属季为貉子，秀大不平，遂不复入。”

“你这入娘贼是自寻死路，这回太尉必不为你说话，你这下贱汉奴失了凭仗，今日便教你晓得爷爷的厉害！”那边上几个同伴也纷纷叫骂。张温、柳茂自也不甘示弱，立时叉腰对骂起来。这时又有家奴奔来，凑到那羯胡子弟耳边低语了几声，那羯胡少年听罢，扬手止住同伴，笑道：

“贱奴！爷爷教你个乖，太尉去巡视兵营，今日不在郡中！嘿嘿，老实跪下，让爷们儿出了气，还给你留条贱命！否则的话，就算太尉护你，一会拖入齐王府，等到太尉回来，神仙也救不了你！”说着手持棍棒狞笑着向棘奴四人欺近。

张温听着心头发颤，这些胡人是何等无法无天？连高官樊坦都想抢就抢，^[1]若不是棘奴有着太尉石虎石季龙养孙这个身份，他们这伙跟着棘奴打抱不平的少年，早不知死了多少回！此时听着石虎不在襄国，顿时心中发慌，连忙挤了笑脸对那些羯胡子弟好声劝道：“且缓，且缓！我等却也不是要寻齐王的麻烦……”边上柳茂虽仍怒骂着：“尔等泼厮，莫要欺人太甚！再过来便别怪我不客气了……”但却也是话音带颤，任谁都听得出他心头发虚。

“已至此，何复纷纭！”却听棘奴暴喝一声，迎着那些羯胡少年、家奴的棍棒，不退反进冲了上去，揪住那个眼圈青肿的羯胡，手中不停地往他胸腹间连捅了十数刀，那血喷洒出来，浇得棘奴半身腥红，待他松开手，那羯胡已软软瘫倒。棘奴环视面前数十人，只道：“滚！”那些羯胡少年原是权贵子弟，家奴也大多是仗着主家的气势欺人，向来只有他们虐杀他人，哪见过自己人也被这样残杀的？被这么一喝，立时失了胆气，竟作鸟兽散。

[1] 《资治通鉴·九十二卷》：“后赵王勒以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，勒见其衣冠弊坏，问之。坦率然对曰：‘顷为羯贼所掠，资财荡尽。’勒笑曰：‘羯贼乃尔无道邪！今当相偿。’坦大惧，叩头泣谢。勒赐车马、衣服、装钱三百万而遣之。”

路边酒家二楼临窗的桌子，穿着士子长袍的中年汉子端坐在那里，楼下少年的纷争，却分毫不差尽收眼底。就算不看他身后那些眼神如刀的护卫，那士子衣袍，却又如何掩得去他身上的沙场行伍气？看到棘奴杀人退敌，这汉子点头道：“当断立断，可以为将哉！程公以为如何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高冠老人笑道：“将军沙场常客，自无虚言。”

此时那中年汉子本正举杯，突然一滞，却是见楼下棘奴带着三名少年，犹自向齐王府而去，不禁叹道：“之前听说他父年当年方十二，便纵横军阵之间，进退有方。我张豺偷生沙汤数十载，原不信此等样事，今日见其子，怕也不过十一二，真有大将之风，奇哉！”

“不过破釜沉舟故事，暴虎冯河之勇……”那高冠老人背后的侍从，不服气地这么说。意思便是这棘奴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最多也就是匹夫之勇罢了。张豺听了失笑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却不说什么。要知道这破釜沉舟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并且也不是万试万灵，不须用这招的时候用了这步，便又是自陷死地了，但这些却如何去和一个未经战阵的少年分说？

“大言不惭。”高冠老人扫了那侍从一眼，方自道，“若太尉回护，他自不须退却；若太尉不为他出头，他此时退缩，又能逃到哪里去？此子不凡，他日不立大功，必成大害！”

张豺看那棘奴已远去了，笑道：“他父亲少年的事迹，且不去提，但长成后极善战却是无假，然而最后也是阵上亡；我看此子早慧，或成大将，然而太过血性，恐怕亦难善终……”

他们在楼上，终归离得远，却没听清楚被棘奴手刃的胡人少年所说的话，自然也不知道太尉石虎此时不在襄国郡城，以为太尉听得下人回报，便会赶来平复这风波。若是痛爱棘奴，便令齐王放还那民女；若是回护亲儿，便当喝退棘奴，料想以平日石虎对棘奴的回护，最不济也是

打骂一顿，不至有性命之忧。

那位持了玉佩去寻太尉的少年，此时失魂落魄地在中山王府门前徘徊，他喃喃自语：“如何是好？五百刀斧手，五百刀斧手！我常炜不过一黄口小儿，偏偏肩担着兄弟的性命，计将安出？”

这是中山王府的门房给他透露的消息，叫他快去劝棘奴回转。因为齐王府里，是常备五百精锐刀斧手的。不知也罢，常炜抄起趁手的家伙，自去与棘奴赴难便是；如今却知五百刀斧手，如此便是多他一个，也绝不会多出一丁点胜算！棘奴的性子，却是劝不回头的。要救兄弟性命，他便需想出法子才是，但他又有什么法子可想！他咬牙将玉佩捏实，只埋头向城外兵营而去，却是不论如何，也要寻着中山王，才能救得伙伴一命。

小院里那半棵扭曲的老树，被雷击之后却仍顽强地存活，或者等到春季又能抽出新的枝芽。胡须苍灰的汉服老者，拈须看着这棵树已有大半个时辰，老树那迸裂的枯皮上自有万千沟壑。

在他身后十步，那身着兽口吞肩诸葛箒袖铠的羯胡贵人，尽管浑身上下的甲片，雪亮不染尘埃，但他站在那里却无端透着深重的血腥气。他抱着手中的头盔，一簇红缨洒在臂上，从身后望，宛似是杀得人多，平素累在甲中的血不经意渗出来一般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羯胡贵人方一开口，那身着汉服的老者便截住他话头，“先生？先生者，当能解惑，当能言传，能身行……中流击楫，驱逐胡虏，方当得先生之称，先生，已逝哉！”面对胡人，他这言辞非但是当着瞎子说灯笼，更胡缠蛮打，愣是不想让对方开口了。

那贵人身后侍卫无不咬牙按刀，只是那贵人却不为意，笑道：“孤知先生有奇才，何不辅佐于我……”这已不知是第几次他想招揽这老者了。汉末刘备有三顾茅庐传说，但他来劝这老者，怕已不下三十次。

但这老者依然如前一般，丝毫不为所动，连答理一声都没有，所谓视若无物，不外如此。羯胡贵人不以为意，只是示意手下人把两口箱子抬上来，对那老者道：“数年间，孤的孙子多得先生教导指点，弓马娴熟竟隐然为这襄国左近少年之翘楚……”

“你孙子唤作石闵，我教的学生乃是冉闵，全不相干。”那老者冷笑说道，“阁下不必自作多情。”冉闵，便是棘奴的大名了。因棘奴的父亲少年时战败被俘，被石虎认为养子，故之棘奴出世，自然便也成了石虎养孙。这却是与生而来的，半点不由棘奴作主的事体。

这杀气森然的羯胡贵人，便是杀人无数的石虎石季龙，他听着那老者的话，却不动怒，把手一拱，自告辞而出，行至门口，却停下来回首抚须大笑道：“先生何必自欺？敢问先生可曾听闻过狼孩吗？那狼孩由狼抚养长大，便自纵横山林，如狼行、如狼居、如狼猎食，不能混于世人！”

“人非禽兽。”那老者极为平淡地答道。

石虎嘿嘿讪笑，点了点头，只是道：“如此，先生便好好教导你的晋人学生冉闵便是，孤拭目以待之。告辞，先生留步。”那老者连身都没转过来，何谈留步？只是石虎却始终不失礼仪，水磨工夫做到十足。

行出那小院，自有手下牵了座驾过来，石虎身材魁梧，跨上高头大马更添几分彪悍气势，策马前行之际环目四顾，长街之上竟无人敢与之对视。那紧跟在石虎身后的贴身亲卫，不禁也暗暗称奇，到底这院中老者是什么人？居然能在太尉的气势之下，不动如山。

“元辅大人……”边上有将领上前进言道，“方才那老者所

言……”他指的，便是冉闵到底是晋人，而不是他们羯胡一系，但石虎对于这个养孙，却极为优待。若真如那老者所言，日后再闵坐大，岂不是——一条祸根？

石虎听了，笑而挥鞭，轻抽在那将领肩甲上，只是道：“晋人？易子而食的晋人，你见得少吗？你怎地蠢得这般交关？你在襄国随便找个晋人，问他愿当你的养子，还是愿去投那晋国当晋人？”这根本是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，自此去投晋，怕行不出数十里，已是横死有道。

又有将领劝道：“那老头儿，他娘的倔得驴一样，不如小的折回去，一刀杀了，也省得他总在闵公子面前聒噪！”石虎可不是和组建“君子营”^[1]的石勒一样，他对华夏衣冠并无什么向往，对于晋人士子更是手段残暴。^[2]

“纵不为孤用，你这厮便能杀得了他？若无数十精锐甲士跨骏马、持强弓，便是孤也不敢夸这等海口！他今日以背相对，煞是无礼，你以为孤心中便无火气吗？入娘贼的！只是每回来访，若当面对遇，总觉老子矮他一截也似的！他不转过身来，老子倒也舒坦些……”

石虎说到恨处，却便也不称孤了。他虽残暴无礼，但能在乱世上为石勒攻城掠地，却也自有几分识人本领，“这老先生，爱发些不合时宜的牢骚，却是个有真本事的。”石虎使那坐骑缓将下来，取了一袋酒，鲸饮了一阵，豪迈笑道：“孤记得早年曾有几回……远远似曾见他追随祖豫州^[3]前后……祖豫州，人杰也！此老者虽不愿报出名号，然以类

[1] 《晋书·卷一百四·载记第四·石勒上》：“……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，众至十余万，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。”

[2] 《晋书·卷一百六·载记第六·石季龙上》：“……至于降城陷垒，不复断别善恶，坑斩士女，鲜有遗类。”

[3] 《晋书·卷六十二·列传第三十二》：“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……”

聚，若得之，何异虎添翅！”^[1]祖豫州说的却便是祖逖，这位给予石勒势力痛击的晋人英雄，却使得胡人也记得他的名字，那怕身后经年，也不敢一字以污。

这时远外一骑狂奔而来，石虎身后一众羯胡无不变色。需知胡人擅弓马，也知马性、惜马力，若非十万火急，绝不会如此不惜马力纵马狂奔。但这襄国周围，难道有敌兵入境？倒是石虎稳如泰山，待得那一骑奔近了，便把水袋扔了过去，对那骑士道：“喘均了气，喝口水，慢慢道来。”

石虎能使军士归心，自有一套手段。那骑士接了水袋，满脸的激动，急急喘息了一阵，哪里顾得上喝水，连忙把讯报禀告了：头狼时日无多，当早做准备。边上那些羯胡将领者听着，平日被石虎视为心腹的，自然知道说的什么事；那些平日走得不太近的，便要看自己悟性如何了。

此时齐王府前已是乱作一团，冉闵杀散那些羯胡贵族的少年，消息随那恐被波及的路人奔走之间，极快就传进了齐王府。而深得中山王喜爱、寄以厚望的公子闵，齐王府的卫士自然不愿招惹。别看齐王乃是中山王亲子，但若伤了中山王的颜面，却也少不了责骂的。

只是身为王府宿卫，总也不能放公子闵仗刀而入，否则齐王那性子，遇上性烈如火的公子闵，要是一言不合，不论两人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到时别说这些宿卫自己的性命——要知道，中山王杀人，若只是把一家人杀尽，已是开恩，族诛乃是平常事！

他们慌乱之间在王府门前挤作一团，王府的长史听着喧闹来，出来

[1] 《十六国春秋别本·卷二·后赵录·石虎》：“至十八，检摄恭谨，严重爱士，弓马迅捷，勇冠当时。”

责叱了几句，被告知原由之后，一时也是手足无措。幸好他毕竟不是普通士卒，定下神，扯着那些卫兵，一脚一个踹开了，踹了七八人之后，总算那些士兵稍安静下来，那长吏喊道：“咋呼什么？把兵刃收了，列阵，把几个门口都护住，公子闵来了，我们便堵在这里，你我不曾作恶被他逮到，赤手空拳，他总不能一刀一个砍过来吧？”

众人听了，纷纷道：“大善！”公子闵毕竟不是齐王，他是讲道理的，这襄国人人知道。于是便收了兵刃，分了几拨人去各个门前排成人肉阵列，准备冉闵一到，宿卫便把手相挽，终不能让他与齐王见面就是。

守了半晌，街上纷乱都已渐渐平息下来，却不见冉闵前来。

侍卫们渐渐地也便松弛下来，却过不了多久，突然王府内传来一阵刀兵交击的声响、喝杀声，紧接着又是撕声裂肺的惨叫……只不过齐王向来以虐杀人为乐，这也不能让侍卫们感觉到惊奇。又听“啪啪”声响，还没过年这王府里先响起爆竹了，倒不知齐王有这癖好。有年老的侍卫在低声嘀咕：“王爷多玩些爆竹倒是好事……”

这时就听得马蹄声“答答”响起，从那街口拐角转出两个少年骑在马上，又各牵了一匹马，慢慢踱到齐王府前五六十步外的空地。那个半身浴血嘴里还咬着一只鸡腿的少年，王府侍卫大多认得，便是平日跟着公子闵四处打抱不平的柳茂；后面那个衣襟尽是血污，却不知怎么把一张脸收拾得极干净的少年，侍卫们更是眼熟，这倒提着宣花大斧却在做温文尔雅状的不是张温，还能是谁？

王府里的惨叫声却渐来渐近，长史听着脸色一变，还没等他下令，却听见有人骂道：“孤王养你们这些猪狗做甚么的！真是气死我也！”长史脸色一暗，齐王出事了！果然接着便听骂道：“棘奴，你有种就把孤杀了，便是你父也不敢如此对孤！”

“护驾！”长史连忙对侍卫们喝了一声，众人才醒悟过来，这襄国还有人敢动齐王，实在也是匪夷所思的事。方才收了兵刃，又连忙去掉了刀枪，却就见前花园的水榭亭台栈桥上，冉闵把断刀按在那肥胖的齐王颈上，一把拖着齐王的头发走将出来。边上还有一个被鞭打得衣不遮体的少女，如受惊的小兽，挂着泪缩在冉闵的身侧。

“杀了他！杀了他！”肥胖如球的齐王被刀搁在颈上，倒是没露出半分胆怯，仍是恶狠狠的叫嚣着，“把他杀了，把这女的也杀了，两个一起斫成肉末，可以煮粥！”也许以虐杀他人乐的齐王，脑子本就很有问题，一个疯子，自然不知道惊怕为何物。

长街上，石虎听那报信的骑士禀报，他是一听便明白了，这是宫中的耳目细作传出来的信报：赵朝皇帝石勒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尽管石虎说过赵朝立国，他自己居功至伟，^[1]但石勒在位仍使得石虎不敢妄动，但如果石勒死了，那赵朝对于石虎来说，便没有什么值得他顾虑的人物了。

石虎听了，点了点头，便教那传信骑士跟上队伍，但那骑士却又犹豫了一下，石虎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。所谓恩从上出，他玩玩推衣衣之、关心士卒的把戏倒是无妨的，但这军士妄有主张，却就不为统兵将帅所喜了。那骑士见得石虎面色不善，饶得他是死人堆里打过转的，也不禁吓得缩了缩头。^[2]

但他却也知此时说不出个四六的话，怕那下场便愈加的悲凄，连忙从怀掏出一物递了过去，“大王，有一少年，自称常炜，来兵营要求见大王，行军司马见有此玉佩为证，又有军士说那少年与闵少爷多有来

[1] 《晋书·卷一百六·载记第六·石季龙上》：“……成大赵之业者，我也。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，而授黄吻婢儿，每一忆此，令人不复能寝食。”

[2] 《十六国春秋别本·卷二·后赵录·石虎》：“然御众严而不烦，莫敢犯者……”

往，便让小的告知大王一声。”

石虎接过了玉佩，却果然是棘奴随身之物，脸色倒是稍为好转些，问起常炜去找他是为何事，那军士自然一一道来，石虎听罢，失笑道：

“一女子耳！”说罢解下腰间长刀，扔给亲卫，吩咐道，“吾辈着眼处，乃是天下、是权柄！岂为一女子，而起争纷？让与闵儿便是。另，着邃儿备精锐甲士，号炮一起，入主宿卫！”

“诺！”亲卫接了长刀，策马而去。

仰首望着苍空，良久，石虎低下头来环视左右，冷然问道：“近来在传言什么‘灭石者陵’^[1]的讖言，查得怎么样了？”那些部属将领都纷纷低下头，无人敢与石虎对望。石虎叹了一口气，他也不想把手下逼得太过，便挥了挥手笑道，“算了，尽力去查便是，无须太过在意，孤是不信这种无聊事体的，只是要揪出来造谣者，割下那舌头，让他不能搬弄是非，方教人开怀……”

这些童谣在乱世里，每日都有无数，也许是真的，也许是假的。但若里面有一条真的，例如当年的“东头一个汉，西头一个汉”之类的，对于统治者而言，便已足够可怕。

灭石者陵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石虎用力地虚抽了几下手中马鞭，似乎这样就能把这无聊的讖言抽个粉碎。不过摆在他面前的，如何从赵朝皇帝石勒手中接过江山，才是首位，至于这类讖言，还是等他石虎坐稳襄国之日，再来清查不迟。

齐王府大门里，一班侍卫把冉闵和齐王团团围将起来。长史苦笑道：“公子闵，你与这少女有故吗？”他只盼冉闵点个头，他好去劝说齐王。但冉闵却摇了摇头。长史便再问，“有亲？”回答他的，仍是否定。

[1] 《晋书·卷一百六·载记第七·石季龙下》：“初，讖言灭石者陵……”